

口袋公园

李启胜

黎明前的冬日公园，笼罩着一团雾蒙蒙的轻纱幔帐。那些本应该把公园照得亮堂堂的路灯，在黎明前短暂没了光明。

在没退休的时候，我盼着退休，但真退休了，又觉得内心空落落的。四十年来我早已习惯“两点一线”工作节奏，变成了另外一种“两点一线”——从家中到公园，再从公园到家中。

我家附近有一处口袋公园，外围一圈下来不过千米，中心是一个干净利落的小广场，没有体育设施也没有健身器材，可谓小巧玲珑。

每日天不亮，住在附近的好多爱锻炼的人就一头钻进口袋公园，围着跑道一圈又一圈地跑起来。我就是其中的一员。

白天的公园相对安静，没有多少人来锻炼。倒是公园旁边的公共卫生间门前经常聚着好多老人，他们自带马扎，倚墙向阳而坐。尤其是冬日阳光好的时候，老人们穿着厚厚的棉衣，倚墙而坐，聊聊天，说说旧时光里的趣事，或双手揣在宽大的袖口里，眯上眼睛打起盹儿，消磨时光。他们都不爱去中心的小广场那里聚堆，因为那里风大，格外冷。

冬日的阳光，把公园枝条伸展的树影映在跑道上，变成了一幅剪影画。而我跑步的影子成了这幅剪影画作中唯一有动感的“皮影”点缀。

我最喜欢冬日夜深人静的公园。当我在公园里一圈一圈地跑着时，弯月一会儿挂在旁边的法桐树上，一会儿扯过一丝烟雾般的白云，盖在身上。一盏盏路灯闪着光晕，一切像在睡梦中。就连公园里流浪的白猫也趴在长椅上，蜷缩着进入梦乡。

此刻，跑步运动让我身上久违的多巴胺回来了，感觉身体特别舒适松软，一种久别的快乐慢慢涌上心头。那种愉悦，只有长期爱运动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。

我喜欢这冬日的口袋公园，它有一种“小桥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风瘦马”的苍凉和淳朴氛围，让我寂寞的灵魂得到安置。

写春联

刘吉训

那年腊月二十二，大闫家村赶大集。我早早地来到学校，找了一个临街的空教室，搬张课桌，铺开纸，写起春联来。

“巧借春光铺大道；笑迎福气上小楼。”这不，第一副春联刚刚写好，就一下子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，乡亲们把我围了个水泄不通。“老师，多少钱一副呀？”“不要钱，免费送给你们。”我朗声答道。他们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我，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当我把一副副春联送到他们的手中时，称赞声四起。“送我一副，送我一副”的喊声透着欢喜。更多的乡亲，还把自己裁好的红纸拿来让我书写，不让我破费。此刻，我心中涌起的是感动，为我书写的春联能受到大家的欢迎而感动。

一上午下来，四十多副春联送得干干净净，我累得够呛，手腕有些发酸。临近中午，一位学生家长送来热气腾腾的发面包子，叫我赶快吃，好暖暖和身子；有好几个小学生把糖果瓜子之类硬塞进我的兜里。一位老人拄着拐杖，在教室外等了快两个钟头了，也没有挤进来。我立即写好两副春联，交到他手上。他硬要掏钱，被我谢绝了，扶着他，目送他消失在街头。

那天我挺累的，心里却暖暖的。

小巷小吃

战军

这条文化巷，我来过无数次，巷里巷外，美食多得不可胜数。单说烧肉就不下十种，烟台知名的烧肉品牌在这里都能买到。往巷里走，就能看到甜甜蜜蜜的香脆饼、色香味俱全的肉脂渣、大名鼎鼎的黑老鸭、香喷喷的草鸡、红肠、里脊肉、百味鸡、麻辣鸡、盐水鸭、东北酱骨……临近年节生意好，很多摊位前排起长龙，老板伙计们忙得不亦乐乎。

周末，我到小巷里买上两个带馅的烤饼或煎包、哈饼，进到馄饨铺，再来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，美美地吃上一顿，算是极好的早餐了。

吃完馄饨后，再挨个小店走走逛逛，有好吃的顺带买点，也是一种休闲方式。

这条连接文化路到小黄山的小巷，两旁都是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楼房，里面住的多是老烟台人。小巷一侧集中了水饺、馄饨、拉面、蓬莱小面、油条等早餐摊位，吸引着早行客。这里的油条、面鱼，金黄酥脆，与豆汁是绝配。

不得不一家饺子馆，饺子有芹菜馅的、三鲜馅的、猪肉馅的、牛肉馅的、鲅鱼馅的、黄花鱼馅的、虾仁馅的……林林总总有十多种馅。每次走进这家饺子馆，我总会想起爷爷曾讲述的他年轻时闯关东的往事。爷爷说，那时东北遭日本入侵，他们穷人家在腊月三十才能吃上一顿热乎乎的水饺。可水饺里没有肉，没有油，没有任何调料，只有干巴野菜搅拌在一起。那能吃出什么滋味呀？每每想到此，我心里就酸酸的，也感叹如今天翻地覆的变化。

正想着，社区大妈送来一张食谱，这个食谱是社区食堂开发的美食新品种，里面的饭菜丰富多彩，都是社区里面的退休职工发挥余热，为社区居民生活提供的。几乎是足不出户，美食就给你准备好了。

不止文化巷，在烟台，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巷，都有深藏不露的各色美食。

蒸饽饽

孙延

在我们家，过年最忙的是母亲。

进了腊月门，母亲可以说没有一天不忙到半夜的，除夕更是基本一夜不眠，正月初一中午又开始招待亲戚，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……

过年蒸饽饽既是技术活儿，又是体力活儿，母亲会邀上姐姐回家帮忙。后来三哥上了大学，蒸饽饽就安排在他放假之后，他是主力。我上大学后，每年蒸饽饽，和面、揉面全是我来干，往往会累得我手腕和肩膀酸痛。

我参加工作后，蒸饽饽一般安排在我春节假期回家后的第二天，再加上第三天的半天时间才能干完。我和母亲合作，每次都是母亲提鼻插枣，其他环节的活儿我来干。

父亲去世后，母亲到了北京，多在北京过年，但蒸饽饽的习俗一直保留。同事、朋友、同学知道我会蒸饽饽后，纷纷在节前找我预订，所以，每次我都要干两个昼夜。有一年蒸饽饽，我实在太累，迷迷糊糊睡着了，结果最后一锅饽饽烧干了，笼屉烧坏了两层，底层烧得彻底无法使用了。自那以后，枣饽饽就蒸得少了，母亲年岁已高，我就改做红豆馅馒头送人，这个活儿我自己就能独立完成。远方的朋友和我导师、同学有想要饽饽的，我就在福山门楼买现成的，分别快递给他们，满足他们对胶东大饽饽的好奇心。

前年腊月，母亲去世了，蒸饽饽的事我彻底放下了，但还会在门楼买枣饽饽，过年祭父母……于我而言，没了父母，年味已变，但蒸饽饽的记忆却一直留在心间。

仙人掌

鲁明

桌案上的仙人掌，已静静挺立了六十四个月，却不见分毫生长的痕迹。起初，调皮的同事总趁我不备将它移至南窗，美其名曰“沐浴阳光”。时光匆匆流淌，当年调皮的同事早已远去，空旷的办公室里，唯有它始终静静陪伴我。

我的内心从不孤独。每当寂寞袭来，我便停下敲击键盘的双手，抬起疲惫的眼眸，凝望这株挺立在主机旁的仙人掌。那一刻，它仿佛在这喧嚣尘世间懂我的知音，而我亦是能读懂它灵魂的知己。所有的委屈、不甘与郁闷，都在彼此静默的对视中烟消云散。

这般时刻，大抵是幸福的。我总不由自主想起宋之的《一九三六春在太原》。时年二十二岁的他，以清新格调、细腻笔触写下这篇极具艺术魅力的散文，足以让后世的我为之痴狂。持有“一等好人”证的厨子、惨遭杀头的四位女学生、盼不到春天的作者……闭目沉思，脑海中尽是那些犀利而富有内涵的文字，其生命力，恰如桌前这盆仙人掌，不争芳华，只展本真。

如今，干净朴素的文字日渐稀少，犀利有生命力的文字鲜见踪迹，而那些触及灵魂、引人反思的文字，更是可遇不可求。

少年时，曾反复研读《史记》，司马迁的文笔功力与操守，足以让后世所谓的大家宗师望尘莫及。文字可经千锤百炼，文字亦有灵魂风骨。在那般屈辱的境遇下，身受宫刑的司马迁以尊严与生命为笔，为中华文明立下了一座不朽丰碑。但凡灵魂尚存之处，皆能感知《史记》的悲壮之美、文字之魂。

可惜，如今愿读《史记》、爱读《史记》的人愈来愈少，能真正读懂其中深意的更是凤毛麟角。更多人追逐时代潮流，沉迷于网上那些点击率居高不下的文字。我读来却觉它们恰似花店中抢手的鲜花，看似鲜活艳丽，实则花期短暂，转瞬即逝。身处浮躁尘世，苦闷的我愈发难得静下心来读书，想要保持一颗宠辱不惊的心，实属不易。

可我们终究要在世间生存。这般想来，我便无从指责那些缺乏灵魂的文字。司马迁遭受宫刑之际，想必也曾在生死间挣扎。毕竟，屈辱地活着需要足够的勇气与价值支撑。

凝视着面前的仙人掌，遥想两千多年前那位可怜又可敬的文人，心中涌起复杂的情愫，既有温情，亦有悲悯，恍如那些有灵魂的文字在眼前摇曳生姿，让我流连忘返，不知归处。

每当念及人生艰难，便愈发想用笨拙的双手敲击键盘，写下属于自己灵魂的文字。

桌前的仙人掌依旧静静挺立，只有它能陪伴我共沐日月精华，同历风霜雨雪。